

Time Vision
时光幻象

中国科幻名家名作大系

郑文光卷

古庙奇人

◎ 世界华人科幻协会 组编 ◎ 董仁威 姚海军 主编

南国的春雨，无声无息地从铅灰色的天空上飘下来，真是有点儿惹人心烦。

从半山华贵的花园住宅的落地窗望出去，像冷杉林一样鳞次栉比地耸立着的高楼群，笼罩在若浓若淡的烟雾中，仿佛有一股氤氲之气，正从海峡上升。如果是在耀眼的阳光下，海峡就像一块明亮而迷人的海蓝宝石；在潇潇细雨中，看起来它却更像是一片神秘的、灰蒙蒙的沼泽……

耿定源从窗口转过身来，走到茶几跟前，从精致的自动金属烟盒里揪出一支带过滤嘴的三五牌香烟……



人民邮电出版社
POSTS & TELECOM PRESS

中国科幻名家名作大系

郑文光卷

◎ 世界华人科幻协会 组编
◎ 董仁威 姚海军 主编

古庙奇人

人民邮电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古庙奇人 / 世界华人科幻协会组编. — 北京 :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2. 8

(中国科幻名家名作大系 / 董仁威, 姚海军主编. 郑文光卷)

ISBN 978-7-115-28415-0

I. ①古… II. ①世…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5210号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录了著名科幻作家郑文光的中短篇科幻小说代表作品《古庙奇人》、《海姑娘》、《星星营》、《泅渡东海》、《仙鹤和人》、《命运夜总会》等共8篇。

本书适合青少年读者、科幻和文学爱好者阅读。

中国科幻名家名作大系

郑文光卷：古庙奇人

◆ 组 编 世界华人科幻协会

主 编 董仁威 姚海军

责任编辑 张兆晋

◆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崇文区夕照寺街14号

邮编 100061 电子邮件 315@ptpress.com.cn

网址 <http://www.ptpress.com.cn>

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880×1230 1/32

彩插：1

印张：8.5

2012年8月第1版

字数：228千字

2012年8月河北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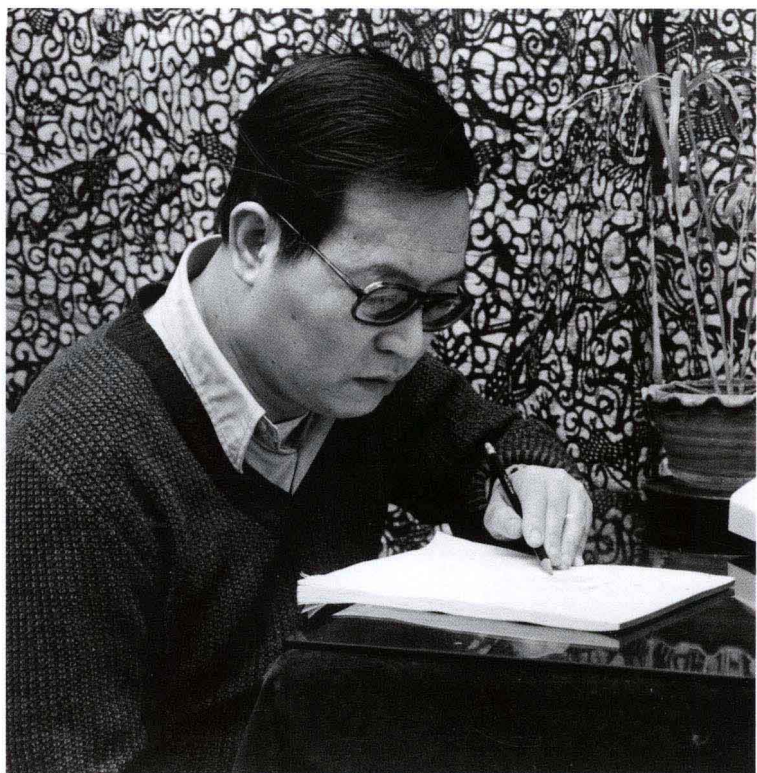
ISBN 978-7-115-28415-0

定价：32.00 元

读者服务热线：(010)67132692 印装质量热线：(010)67129223

反盗版热线：(010)67171154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崇工商广字第0021号



郑文光



20 世纪 60 年代，郑文光与家人合影。



1998 年，郑文光获中国科幻终身成就奖。



20 世纪 80 年代初，郑文光与小读者在一起。

作家小传



郑文光（1929—2003），生于越南海防，1950年回国。他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创作科幻小说，成为当时著名的科幻作家，是中国科幻文学的拓荒者，被誉为“中国科幻之父”。他在十年浩劫后中国第二次科幻浪潮中重返科幻文坛，发表了一系列优秀作品，1979年出版了中国科幻史上里程碑式的长篇小说《飞向人马座》。郑文光共发表了100多万字的科幻作品，主要代表作品有中短篇科幻小说《火星建设者》、《猴王乌呼鲁》、《命运夜总会》，长篇科幻小说《飞向人马座》、《神翼》、《战神的后裔》等。

郑文光受过系统的天文学教育，像当时的很多科幻作者一样，学术研究是他的主业。郑文光自幼喜爱文学，11岁就在越南的《侨光报》上发表作品。这样的经历使郑文光具有超过一般自然科学家，甚至超过一般科普作家的文学功底。

郑文光作为专职科普工作者，发现读者对深奥的科学知识难以理解，因此尝试把谜一样的天文学和诗一般的文学结合在一起。1954年，郑文光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科幻小说《从地球到火星》，成为中国科幻第一次高潮到来的标志。

郑文光曾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和世界科幻小说协会会员。他于1983年因患脑血栓停止创作，1998年获得中国科幻终身成就奖，2003年6月17日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序



人民邮电出版社邀我主编一套“中国科幻名家名作大系”。但说实在的，我并不是科幻研究方面的专家，只是一个传记作者。不过，我对写作科幻作家的传记有特别的爱好，采访过不少有名的科幻作家。

我追踪华人科幻作家的人生道路已长达30多年。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对郑文光作过多次深度采访，80年代初又对童恩正进行过深度采访，90年代和21世纪初，我采访过的科幻作家更多了。

在采访过程中，我近距离接触了一代又一代的科幻作家，他们以科学为武器，做“赛先生”的战士，前仆后继，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添砖加瓦，为人类的未来出谋划策。

我斗胆将华人科幻作家分为四代。第一代为20世纪初到新中国建立以前的科幻作家，如顾均正等，我把他们称为“古生代”科幻作家。我对“古生代”科幻作家没有什么研究，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把新中国成立以后至1983年，中国科幻作家被封杀为止的第二代华人科幻作家，称为“中生代”科幻作家。我对大陆地区的“中生代”科幻作家比较熟悉，深入跟踪采访了其中五位有代表性的科幻作家——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刘兴诗和王晓达。对“中生代”中大陆地区的其他著名科幻作家，如肖建亨、金涛、魏雅华、姜云生等，以及港台地区和海外的著名科幻作家，如倪匡、黄易、张系国等，虽看过他们的不少作品，但或无缘相识，或没有深入采访，不便说什么。我只对台湾地区的黄海进行过

采访，对他的儿童科幻作品很赞赏。我的小孙女对我说，她很喜欢黄爷爷的科幻童话。

第三代科幻作家是“新生代”科幻作家，这不是我命名的，但我认同这个叫法。“新生代”科幻作家是“中生代”科幻作家整体陷入沉寂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在坚守科幻阵地的科幻世界杂志社精心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并在90年代形成了气候。他们与“中生代”科幻作家几乎没有传承关系，很少看前两代科幻作家的作品，走着一独特的创作道路，形成了追逐他们的上百万的科幻迷队伍。我采访过“新生代”科幻作家中的佼佼者——刘慈欣、韩松、王晋康、何夕、吴岩、星河等，并写了前五人的评传。

第四代科幻作家是21世纪涌现出来的新锐科幻作家，科幻理论界有的称他们为“后新生代”科幻作家，有的称他们为“更新代”科幻作家，我比较认同“更新代”科幻作家的叫法。我对他们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写了《21世纪新锐科幻作家巡礼》一文，向广大读者重点推荐了12位“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新锐科幻作家——江波、陈楸帆、拉拉、谭剑（中国香港）、迟卉、墨熊、宝树、夏笳、飞氖、李伍薰（中国台湾）、程婧波、长铗。

新锐科幻作家，即“更新代”科幻作家有什么标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采用的是下面三个鉴别标准：

一是从时间上讲，是在21世纪才开始发表科幻作品或“窜红”，而为读者所知的；二是从作品质量上看，这批科幻作家作品要有深度、有厚度，有各自的特色，有独创性，其风格不能用前三代科幻作家中的某一位作家的风格来概括，被称之为某某“第二”；三是从数量上看，要有足够多的作品，特别是长篇科幻作品，这样才能跳出“科幻圈”，在社会上产生较大的影响。

要编好“中国科幻名家名作大系”丛书，仅有对科幻作家人生道路有了解是不够的，还必须识别科幻人才及科幻佳作的非凡本领才行。这个本领我没有，于是，我邀请科幻世界杂志社的副总编辑，毕身从事“科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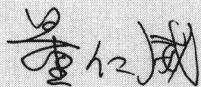
淘金”事业的著名科幻编辑姚海军，与我共同主编这套丛书。姚海军独到的慧眼，成就了许多“新生代”和“更新代”科幻名家，“淘”出了许多科幻名著。

姚海军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请。我们商定先从我撰写的科幻名家评传《穿越,2012》入手，第一辑出版十位“中生代”和“新生代”的代表作家，包括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刘兴诗、王晓达、刘慈欣、韩松、王晋康、何夕和吴岩的选集。

第二辑则准备从我正在撰写的《更新代杰出科幻作家评传》入手，出版“更新代”知名科幻作家江波、陈楸帆、拉拉、谭剑、迟卉、墨熊、宝树、夏笳、飞氲、李伍薰、程婧波和长铗等人的选集。

这之后，再陆续编辑“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更新代”其他科幻名家的优秀作品，出版第三辑、第四辑……

总之，我们欲与人民邮电出版社合作，倾世界华人科幻协会组织之力，向读者全面展示华人科幻作家的面貌，推动中国的科幻事业不断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尽一份绵薄之力。



2012年6月10日

目 录



• 001 / 古庙奇人 / •
• 067 / 海 姑 娘 / •
• 091 / 星 星 营 / •
• 125 / 太平洋人 / •
• 161 / 哲 学 家 / •
• 175 / 泅渡东海 / •
• 197 / 仙鹤和人 / •
• 229 / 命运夜总会 / •

古 庙 奇 人



旷野里的灯光

一架直升机在盘旋。在铅灰色的天空背景上，它那银灰的机身显得纤巧而柔弱。它就像一只大蜻蜓——如果蜻蜓的翅膀也能转动的話。但是这副翅膀的转动慢下来了。它谨慎地停在一个平缓的小丘顶上。

“糟啦，川仔，一定是油管堵了。”机舱内一个三十来岁、一脸络腮胡子的人说。

川仔是个十二岁左右，又瘦又黑，有一双碌碌滚动的大眼珠的男孩。他不说话，只是用带点儿忧愁的目光望着这个健壮的男人。

他们打开舱门，跳了出来。已经是太阳落山的时候，又搭上阴天，仿佛比平常更昏暗。这片莽莽苍苍的荒原愈加显得荒凉而肃穆了。极目望去，是一片望不到头的丘陵地，大部分是童山濯濯，只有不多几处长着一些生命力顽强的、虬蟠曲节的马尾松，疏疏落落的映山红是黄土丘陵地带唯一的点缀。但是颇为使人奇怪的是：有了这几朵娇小的淡红色花朵，更使人感觉到大地的苍茫。暮色犹如浓雾一样，正在扩散开来。没有村子，没有房舍，似乎连动物都没有，除却铅灰色天空上一只越飞越高的兀鹰。

这两个人——成年人和男孩子，相对望了一眼。

“我还不如不带你走呢！”成年人说。他又打开舱门，吃力地从驾驶座位下拖出他在地质队用的背包。

川仔皱了皱眉头，瓮声瓮气地说：

“卢叔叔，我爹不是托您把我带回家去吗？……暑假快过完了，我得回去上学。”

“这一夏天你在地质队待得也够欢实了。”卢时巨不动声色地说，“你

该收收心啦。你妈妈不定怎么焦心地盼你呢。”

一提到妈妈，川仔大模大样地叹了口气。

“可是眼下我们怎么办呢？”卢时巨又忧愁地说，“这儿前不靠村后不着店的，偏巧直升机又坏了。”

“卢叔叔，您说，这儿有狼吗？”

“没准儿。唉，真倒霉——你急着回家，我又急着送地质图。”卢时巨拍拍他的地质背包。

“等等，”川仔忽然拽住卢时巨的衣袖说，“卢叔叔，好像……一点儿灯光。”

“哪儿？哪儿？……我怎么一点儿也看不见，我这地质队员的眼睛还比不上你？”

“真的，不骗你！哎呀，灭了！”川仔惋惜地说，但他马上又兴奋起来，“它又亮了，您看，跟一颗星星一样。”

“别是一颗星星吧？”卢时巨怀疑地说。

“不，”川仔意料不到地执拗和坚决，“那边准有一户人家。我们到那边去，借宿一晚，明天天亮了，再来修理这架直升机。”

看来，这是唯一可行的好办法。卢时巨只好答应了。川仔又从机舱里拖出他自己的一个大书包，挎在身上。他们仔细关好直升机的门，迎着越来越重的暮色，向坡下走去。

阴森森的古庙

没有路，他们在大大小小的石块上颠簸着，绊着腿，向着隐隐约约的灯光走去。下了坡，在洼地上，灯光一点儿也看不见了。走在前面的川仔站住了，挠挠头，惶惑地说：

“哎呀，灯怎么又灭了？”

这回是卢时巨充满信心：“不是灭了，一定让什么挡住了，向前走吧！”

果然，等他们又走到高坡上的时候，灯光又显现了。这回比较近，比较亮，黄澄澄的，在这荒凉的昏暗的旷野里显得分外温暖和亲切。他们不由得加快了脚步。现在连川仔也明白了：一道高高的院墙挡住了一扇窗户透出的灯光。无疑，院墙后面有一户人家，他们可以指望在里面投宿，也许还能吃到点儿热的东西。

但是，一连串的疑问也来到了卢时巨的脑际：什么人家孤独地住在这荒凉的旷野之中呢？这是与世隔绝的隐士还是逃避法网的歹徒？是孤僻怪诞的发明家还是奔逐于山林的猎户？……他们会受到什么样的接待呢？想着，走着，他们已经来到院墙的面前。灯光完全看不见了。但是伸展在院墙上的几棵树，还隐约被灯光微微照亮。天色昏黑，伸手不见五指，卢时巨从地质背包掏出手电筒，四面照了一下，可以看出这是一幢很大的房舍，院墙很高，一直向两边展开去。有一座高高耸起的山门。在高高挑起来的飞檐之下，是很大的一块匾，却只剩一半，四个字留下了两个：“……禅寺”。

这是一座古庙！

卢时巨放下十分沉重，勒得两肩发疼的背包，舒了一口气，瞅了瞅跟他寸步不离的孩子，怜惜地抚摸一下他的头。于是，他尝试去推庙门，却纹丝不动。他举起手敲门，重重捶了几下，停下来，侧耳倾听里面的动静，却什么也听不见。他又更使劲地捶门，又停下来倾听，照旧是什么动静也没有。

川仔扑向庙门，使尽力气用脚踢，但是，尽管声音很响，里面却仿佛完全听不见似的。而且，灯光也熄灭了——这是从院墙头上探出来的树枝看到的。川仔气急了，大声喊起来：

“开门！开——门！”

什么反应都没有，就像是一座没有人住的荒废的古庙。但是，刚才他们明明是看到了灯光的，而且，庙门也是从里面插上的，那么……

里面的人不愿意接待，或者说，他们在犹疑……

“看来，”卢时巨苦笑着说，“我们只好回到直升机里面过夜了。”

川仔卸下他肩上的挎包，消失在暗夜中。卢时巨转眼望去，只看见在二十步开外，紧靠墙跟有一棵榆树，川仔正在矫捷地爬上去。他也连忙跑过去。川仔已经爬到树梢，刚刚在院墙头上探出身子。突然间，卢时巨听见“啪”的一声。这是川仔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小石子，不偏不倚地正好砸在古庙东廊的窗棂上。

“别冒失！”卢时巨低声喝道。但是川仔不听他的，手疾眼快，又掏出第二颗石子，飞越墙头，只听得“当啷”一声，这是石子把东廊窗上的玻璃砸碎了。

一个女孩的声音尖锐地喊起来。

紧接着，一个苍老的声音说：“别怕！”

灯光，霍地又亮了。

面貌古怪的老头

川仔倏地蹲下树来，立在卢时巨面前。望着他满脸得意的神色，卢时巨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荒山野岭中，要叫开一道紧闭的大门，舍此之外，似乎别无其他办法。但是，怎么只有一个老人和一个女孩住在这阴森森的古庙之中呢？他们没有时间多想。听见院子内有沉重缓慢的脚步声，他们向大门跑去。里面扳动了门闩，大门无声地开了一道缝。

这时候，胭红色的圆月正从稀稀疏疏的灌木丛后面升起来，朦胧的光亮投射在门缝里露出来的一张老人的脸上。这是一张十分古怪的脸！他的稀稀疏疏的白发长长地散披到肩上，刀刻似的皱纹布满眉梢、额头、两颊，但是一双眼睛却完全是年轻人的、生气勃勃的眼睛，锋利得如同两支锥子，在深深的眼眶里发射出怀疑、不安却又是十分执拗的光芒。

卢时巨急忙迎上前去，面带笑容，抱歉地说：

“老人家，惊动您了。可是我们实在没有法子，在这山间荒野中，只有你们……”

“我们不接待客人。”老头儿说。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却有一种坚定不移的力量。

“我还带着个孩子，就是那个……我是地质队员，坐的直升机坏了……”卢时巨急急忙忙地说，有点慌不择言了。

“我们不接待客人。”老头儿又冷淡地重复了一句，他的尖锐的目光扫了一下默默站立在十步开外的川仔一眼。

“老人家，这是荒山野岭呀！也许，我们不该……”

“我们不接待客人。”老人第三次说，然后不紧不慢地把庙门掩上。这当口，卢时巨一侧身，迈进一只脚，把庙门别住了。

“我们明天天一亮就走——我们不会打扰您的。哪怕在门廊里待一夜也行。”

老头儿又用炯炯的目光扫射了他们一眼，然后慢慢地、用一种老年人绝不会有的力气把卢时巨推开，庙门“砰”的一声关闭了。

卢时巨和川仔站在又沉寂下来的古庙门外，对视了一眼。一刹那间，多少思忖和疑虑来到卢时巨脑中。这么一个古怪的老头——他是这么苍老，那双眼睛却又如此之锋利，还有那力气，差点儿没把卢时巨推得打个趔趄。他孤零零地带着一个小女孩住在这荒凉的古庙中，似乎含有一种神秘的、难以解释的意味。这是一处什么样的所在呢？卢时巨环目四顾，夜色已经非常浓，萧瑟的风正在旷野上掠过，吹在人身上，有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

突然间，清清楚楚地，他们听到了一种声音：“呜……呜噢！”

经常过着野外生活的卢时巨听惯了各种野兽的啸叫，但是这种声音他拿不准是虎啸还是狼嚎。他立刻毫不犹豫地重新背起地质背包，拉着川仔的手直奔那棵大榆树下，他推搡着川仔爬上树去，自己也随后攀爬而上。

他已经爬到那样的高度，视界可以越过高大的院墙，看到古庙的院落。淡淡的、幽冷的月色正投射在那里，他看清了第一进是两列廊房，再往

里进，似乎有许多房舍，一眼望不到头。在许多被房舍分隔开来的一个个小院落中，还隐隐约约看到一些假山和水池子。但是，这一切都笼罩在白茫茫的雾气般的月色中，没有一点灯光或人影表示这里是住着人的。卢时巨甚至怀疑起来，刚才打开大门，跟他说过话的那个面貌古怪的老人，是否真的存在过。

卢时巨忽然感到他头上的树枝乱晃一阵。他抬头一看，差点儿没惊得喊出声来。川仔已经不见了。

深入古庙

川仔哪儿去了？

这个虽然只有十二岁，但是十分胆大而又机灵的孩子正在利用身躯灵便的有利条件，抓住一根很细的树枝，轻轻一荡，就落在高高的院墙上。他抱着院墙上的瓦垄，像一只老鼠一样爬了过去。他的骨碌碌的小眼睛已经看清楚，前面院墙里面，有一棵钻天杨，离院墙只有五步之遥。他如果动作准确，完全可以跳越过去，利用这棵钻天杨作为梯子进入古庙的院里。

他又向前爬了几步，突然挺起身子，回过头来，举起手挥动了一下。正在用眼睛向四面八方搜索的卢时巨无疑看到了这个小小的矫捷的身影。他心里惊疑参半。他是十分担心孩子的安全的——他已经明白川仔想干什么了。他一点也不怀疑川仔能够进入古庙，但是他担心孩子一个人应付不了这阴森森的古庙可能出现的怪异情况。他自己也想进入古庙，所以他也想跟在川仔后面跳上院墙，不幸的是他的身体太重了，那根斜斜伸向院墙的细树枝经不起他的体重，而且，这时他也明确无误地看见川仔打出第二个手势：手大幅度地连连摇动。他决定再密切注视川仔的动向，同时小心地从地质背包里抽出手电筒和一支左轮手枪来，打开了保险栓。他警惕地